

碧血丹心平藩传
(上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 - 204 - 03179 - 2

. 中... . 龙... . 武侠小说 - 中国 - 全集
.DS30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56932 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12.5

字数: 270.4 千字 印数: 1 - 500 套

ISBN 7 - 204 - 03179 - 2 I·113

定价 (全四册): 39.20 元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功成拜命归省完婚 矢志出师捣巢挞逆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骤睹游骑同心密计 力夷秘窟锐志降妖 | (9) |
| 第 三 章 | 得途径独探邪魔窟 惊贼人初试雷霆箭 | (17) |
| 第 四 章 | 擒六妖仔细推贼情 调九队慷慨征魔道 | (25) |
| 第 五 章 | 怪气妖光装模作样 神威奋武 耳馘元 | (33) |
| 第 六 章 | 飞羽箭女郎歼巨寇 破钢轮莽将树奇功 | (42) |
| 第 七 章 | 以子之剑梟子之首 因君而射为君而创 | (50) |
| 第 八 章 | 攻中央九九队奋勇 斩渠魁双双侠复仇 | (60) |
| 第 九 章 | 扫穴犁庭功成俄顷 诛顽纳顺策定当时 | (67) |
| 第 十 章 | 大凯旋献馘犒三军 代巡方关心遣十将 | (75)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逢怪客旅邸觐奇情 踪番人征途惊警讯 | (82) |
| 第十二章 | 听密语莽汉拜哥哥 助良朋英雄请妹妹 | (90) |
| 第十三章 | 谋猷坚定同矢丹忱 慷慨激昂共输赤悃 | (98) |
| 第十四章 | 倩影英姿霜锋雪刃 银辉宝彩电弹雷丸 | (106) |
| 第十五章 | 擒外寇谈笑话成功 告同仁轩昂陈往事 | (116) |
| 第十六章 | 献俘虏千里走长途 护人犯深山逢敌寇 | (124) |
| 第十七章 | 识寇情飞丸摧寇纛 俘敌将骤骑挫敌锋 | (133) |
| 第十八章 | 疑云阵阵荡腹生愁 义气铮铮挺身代任 | (141) |
| 第十九章 | 叩柴扉荒村访二老 整青山平地起双雄 | (151) |
| 第二十章 | 倾忱悃低首拜英兄 激性情舍身救难友 | (162) |
| 第二十一章 | 风云聚会万派朝宗 雷霆施威群英效命 | (171) |
| 第二十二章 | 含辛茹苦千里奔波 披臆谈心三更夜话 | (180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征叛藩鸿猷聚群侠 张挞伐歃血誓全军 | (190) |

第一章 功成拜命归省完婚 矢志出师捣巢挞逆

话说汉王朱高煦因带兵劫夺大行皇帝（明成祖朱棣）的梓宫，要想效他父亲所为，窃据神器。不料太子朱高炽（明仁宗洪熙帝）先得讯息，率同御史于谦连夜奔驰，抢在汉兵前头。朱高煦虽然劫得梓宫，却被于谦领着一班侠义英雄半途截住。朱高煦部下小卒一颗珠钟强临阵归降，弹落朱高煦的金盔，并将朱高煦秘匿梓宫的所在，禀告于谦。于谦立即调派大将丑赫、文义、凤舞、王通、孙安、归瑞、凌翔、骆朴、虞健、龙飞、虞忠和钟强，一共十二员大将，奋勇杀入汉营深处，奉迎梓宫，高唱凯歌，回到御营来。朱高煦得报，知道前功尽弃，气得血往上涌，伤口迸裂，痛彻心脾。顿时头重脚轻，神昏目定，仰身后倒，滑离雕鞍，摔躺地下。当下，汉营长史钱巽、大将石亨、石彪、胡远、陈刚等，正在朱高煦身旁随护，见主公急昏落马，吓得连忙一齐翻身下骑，和随侍材官、太监等人连忙将朱高煦搀起。钱巽心中一动，知道大事已失，再不收兵逃走，必致全军覆没。且是这时，第一要着是保汉王的性命要紧，便连忙向石亨道：“石先锋，请您快传令向金鸡岭退走！并请小石将军快会同众位将军，分途退走。一面走，一面回头迎杀，使那厮们猜测不透，才能逃得脱身。”石彪、陈刚等齐声答应，转身传令照行。

这里，钱巽、石亨二人统率朱高煦的亲军，狼狈蹿走，好容易绕过几丛树林间草径小路，才到了金鸡岭下，扎住营盘。钱巽、石亨护着朱高煦入帐，卸去铠甲，扎裹了伤口，躺着歇息。钱巽见朱高煦精神还好，不致有碍，便出外去料理屯营散粮、集溃兵、查伤亡等事。喜得御林军只以护奉梓宫要紧，并不追赶。汉兵才得从容收拾，悄悄收兵，仍绕道潜回乐安。

太子朱高炽迎得梓宫，心志已安，不肯再和朱高煦手足相残，立时传谕全军，护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。到了京城，自有一切丧仪大礼，哭临奉安等事，不必细说。朱高炽久已备位东京，这时朱棣既已大行，自然是朱高炽嗣位登基。即位以后，尊朱棣为“成祖”，下诏改元“洪熙”，大赦天下，封赏百官。这些皇帝家照例文章，一一都照行过了。

于谦奉着圣旨，命他巡按河南。便上朝谢恩，回到第宅，预备起程赴任。朱高炽因他是有功之臣，特命给假两月，在第修养，再行赴任。恰巧这时，于太公专人进京，召于谦请假回家完娶。于太公给儿子聘定的是董氏女儿，原是杭州有名的淑媛。于谦是个不违父命的孝子，接着信，便上疏陈情。没几天，奉旨准予给假归娶。于谦谢过恩，便整装南下直回钱塘。

伍柱等一众好汉，助击朱高煦以后，便由丑赫带领着一班健卒，回卧牛山去。只留伍柱、文义等一班猛将，随着于谦暗中护持到京。住了些时，听得于谦要回家完婚，便商量着同到杭州去道贺。正待拾掇一同起程时，忽接着友鹿道人来信，说是霞明观白莲教首徐季藩、徐鸿儒父子已经聚众集匪，约期起事，助朱高煦报仇夺位。擎天寨中众好汉决计乘

他聚徒会商时，去破霞明观，给他个一网打尽。要文义等赶紧出寨，回卧牛山，好分派去攻霞明观。因此于谦南归时，只有伍柱算是代武当众好汉南下道喜。其余文义等一班人连汤新、钟强等都一齐出寨，往擎天寨听候调派。

众人回到擎天寨时，武当门下和众好汉结盟好友都已得讯赶到了。闻友鹿等已经计议停当。原来徐季藩聚集了他手下三十六个会总，预备借着五月初五做会的名儿聚众起事。这消息给擎天寨探得，怎肯怠慢？友鹿道人便和丈身和尚等商量先期赶到河间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却是这一趟厮杀，不是对阵攻城，全是对付一班妖匪邪法，用不着兵勇。全山健卒，除却挑选十几个伴当照料行李牲口以外，都不带去，只就山中众好汉调派。留下飞霞道人率同沈刚、刘福、李隆、李青、徐健、欧弘等把守擎天寨。杨洪仍旧屏藩山前，不离职位。所有全寨众好汉分派作九队：

一队 领队：虎头孔纯。率万里虹黄礼、小活猴邓华、红蜈蚣查仪、怒龙徐奎、恶虎徐斗、莽大虫陈曼、红孩儿火济、金戈种元。

二队 领队：赤虹白壮。率小游龙何雄、草上飞常洪、追风鸟承秉、小罗通蒋庄、赛周仓周吉、一颗珠钟强、山字儿季寿、活无常汤新。

三队 领队：铁狮子魏光。率浪里龙龙飞、傻狮子王通、黑大郎孙安、云中凤凤舞、猛大虫虞健、石灵龟归瑞、俏二哥骆朴、金麒麟凌翔。

四队 领队：玉狮子文义。率镇泰山潘荣、镇华山钱迈、镇嵩山杜洁、镇衡山许逵、镇恒山沈石、镇巫山韩欣、镇黄山弓诚、镇庐山弓敬。

五队 领队：铁臂施威。率金刀茅能、铁枪刘勃、赛由基赵佑、赛李广唐冲、黑飞虎范广、黑铁塔聊昂、莽男儿薛禄、千里驹武全。

六队 领队：豹子程豪。率小大虫皮友、一朵云岳文、闪电于佐、铁头冯璋、赛雄信林慈、没毛虎董安、震天雷卫颖、螭虎雷通。

七队 领队：一阵风虔忠。率八哥儿王齐、飞将军柳溥、乌鹞子彭燕、穿云鹤秦源、急三枪吉喆、劈破山余鲁、好人儿袁琪、铁香炉左仁。

八队 领队：牛儿丑赫。率冲天孙孝、铲不平尤弼、盖湖广成抚、满天飞金亮、闯三关覃拯、铁戟干戢、火流星关澄、大老虎车宜。

九队 领队：混天霓章怡。率玉麒麟凌波、双尾蝎丽菁、分水犀李松、铁爪鹰史晋、黄虎魏明、闯天雁奚定、浪里花姬云、渔船儿华菱。

传令：毛头星梅瑜、过天星梅亮。

四面救应：闻友鹿、张三丰、丈身和尚、周颠子、自然头陀、大通尼、凌云子。

总计八十三人。各自随带军器、行李、银两和一切应用物件，依次下山出寨。各队由领队管领，路上改扮行走，都由领队随时定计。统限五月初三日以前赶到河间城外五里凌虚观里取齐。一、二、三、四各队扎在观内；五、六、七、八各队到观时听候分派；九队和传令另外听候派定住所。分派已定，各队纷纷下山，迤迳长行，直奔河间。友鹿道人、周颠子、张三丰、丈身和尚、大通尼、了了和尚、自然头陀、凌云子等，都已各各约定到河间会齐。并由飞霞道人寄

信觅请铁冠道人张中来帮助灭却妖教。众好汉起程后，友鹿道人、丈身和尚等一派在擎天寨的大侠，也都动身前往。飞霞道人送到杨洪营里，方回卧牛山，代守大寨。

这一番武当、五台门人，和擎天寨众好汉倾全力攻打霞明观，原是养精蓄锐了许多时，到这时才破釜沉舟，拚个存亡，分个邪正。却是擎天寨虽然日渐兴盛，聚得许多英雄，又灭了青草山，免却后顾之忧，养成这大势力。那霞明观有了这许多时日，也就一天扩展一天，大非昔比了。在霞明观白莲教初立时，友鹿道人和丈身和尚就想召聚门下弟子去砸了它。不料中间因朱高煦生出许多事故，而且青草山在后，不能轻动。武当门下也纠葛重重。直到灭了青草山，败了云漫天，才得全力去铲这妖教窠巢。这时恰遇着中原天下已定，妖教大聚会，想谋不轨之时，更是刻不容缓。所以虽知妖教力量远胜前时，也就顾不得许多，只好尽其所有和他拚个死活存亡。

且说那卧牛山擎天寨灭妖第四队玉狮子文义，和潘荣、钱迈、杜洁、许逵、沈石、韩欣、弓诚、弓敬等一同扮做镖局达官模样，离了山寨，向杨洪取得入关文书，径奔关内。这一行人，除了文义以外，潘荣等八人全是友鹿道人的门下。韩欣和弓诚、弓敬更都是丈身和尚引投友鹿道人为弟子的，因此和友鹿、丈身两人都分外亲近。文义虽是五台宗了了和尚传授的武艺，却是原共一根，所以和这八位都很亲热。

九个人一路行来，晨起夜宿，走了几天，已到了怀来。落店吃喝已毕，钱迈心里想着：“五队里一行人全是些莽汉，不要在路上闹出岔子来才好。”这心事一路憋了好几天了，

这时身已入关，更加担心，便把这话告诉文义、藩荣等，想商量个办法。文义道：“这事虽是有些可虑，却是师伯这般调派，一定有个道理在里头。我想师伯的心思一定比我们强，断不致有什么岔事的。我们只留心照应点儿就得啦。”钱迈道：“我就是为这想稍许耽搁半天，让他们上前去，咱们落在后头，不是有个什么事就好办了吗。”文义点头道：“也可以。”

当下商量停当，次日便在怀来耽搁半天，闲待着，很是无聊。便出城到大路上，一回解闷儿，且带着瞅瞅五队过去没有。顺大道走了一会儿，忽见那面树林旁一条黄沙阔路上一团尘雾滚滚而来。韩欣指着向文义等道：“瞅，许是他们来了。”钱迈忙道：“咱们闪一闪，让他们过去，不要撞着时不好说。”文义等便一同回身向路旁一丛茅屋后面急走。到了那茅屋后面，掩住身子，偷眼觑着，刚才立定，已听得一阵蹄铁乱声分外刺耳。待得那大阵牲口近前时，那牲口上骑着的人竟不是施威、茅能一班人，文义便格外凝神瞅着，只见那打头一个，银须拂胸，精神矍铄；光着个白髯儿，一顶范阳笠抛在颈后，敞着胸膛，挺腰凸肚，骡马当先；鞍鞵上挂着一条黑铁棒，约有碗口来粗细。后面一连跟着九骑马，有四个军官打扮；那几个却是书生模样，还带着几头驮骡，驮着许多行李、弓箭等东西。

文义悄的向潘荣道：“您认识这班人么？我瞅，都是些尴尬人儿。”潘荣正待答话，钱迈早挨身过来，低声道：“那打头一个不是河洛大盗郑天龙吗？您也在南京汉邸里会过他的呀。”文义猛省道：“着，着。果然是他！我正疑想着似在那儿瞧见过的。既然是这老家伙，那伙人甭说，一定全是朱

高煦手下的。只不知他们到这条路上干吗？”潘荣道：“这伙东西还能干出好事来吗！兴许就是探咱们消息的。最好是咱不放他回去。”文义接答道：“对！咱们就踪下去。”弓诚孺言道：“不要忙！那厮们已经过去了。咱们趲上去明干，就透了风了。不明干，就得暗中打探。须得先商量定怎么办，再去不迟。要不，踪上时怎弄呢？”

文义正待答话，猛然又听得一大阵銮铃声响，当是郑天龙还有党羽在后，忙藏身外觑时，却见茅能、刘勃两马当先飞驰，金刀铁枪并举。施威挺着点铜钢管凤翎枪，须髯戟张，随后骤骑继进。两旁是唐冲、赵佑各自挽弓握箭夹着施威同奔。再后便是范广、聊昂、薛禄三马同骋，刀戈跃目。只剩武全独挽钢叉断后。瞅这一队人似是正在趲逐前面一伙教匪，各自睁眼前瞪，全没留心路侧。文义连忙一拉钱迈道：“快去，他们要闹出来了。在这儿露脸硬干，可得坏大事。”钱迈来不及答话，连忙随着文义飞步迈向前去。仗着腿脚功夫，抄小路，赶过头时，才横抄到当路，闪身冲出，便一人掣住一骑马的嚼环，硬将茅能、刘勃两骑牲口挺住，不让前走。口中大叫：“茅金刀！——刘铁枪！——是我！——快停！”这时韩欣、潘荣、杜洁、沈石等都随后赶到，拦路挡道，齐叫：“施铁臂！且停一停，我们都在这里。”

茅能、刘勃初时没瞧明白是谁拦路阻骑，还当是遇着奸细。幸亏文义、钱迈开口先叫他俩绰号，才知是自家同道，没使刀枪劈扎。及至低头定睛瞧出是文、钱二人，又见四队里众好汉一齐在此，武全也忙上前来帮着大叫：“别动手！是四队同道！”施威也瞅明白了，才各各勒马相见。

文义劈头便问：“你们可是追赶郑天龙？在那里遇见他的？可曾和那厮们打过照面？曾动手么？”施威答道：“可不是赶那伙兔崽子！你瞅见过去没有？”文义道：“瞅见的。你快告诉我，和那厮们对过面么？”施威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文义喜道：“那就好了，咱们到前面小店里去歇着细谈。”茅能接声道：“走吧！趲贼要紧，不要瞎耽搁。”钱迈回答道：“你要趲贼，也得准趲着才行啦。去，我教给你个手到拿来的法儿。”茅能、刘勃素来都是佩服钱迈心思细有主意的，听得这话，连刘勃也不开口说什么了。施威便下马来牵着牲口，请文义领路。范广、茅能等都下骑，一同步行。文义引他们一行人径回小店。

文义、钱迈究竟有什么话和施威、茅能等说，且待下章再详细叙述。

第二章 骤睹游骑同心密计 力夷秘窟锐志降妖

话说文义等邀着五队施威一行人回到小店里。施威等在外面，大伙儿胡乱擦了一把脸，便和文义等一同到他们歇着的大统间来，沏了一大壶茶，彼此落坐。

茅能首先开口问钱迈道：“二哥，您说有好法儿教给我，什么法儿？请您快说吧！再迟宕可趲不上了。”钱迈正色道：“你是来趲这几个贼的，还是去河间捣贼巢的？在这儿打草惊蛇，让那厮得着讯，防备周密，要是有个不得劲，不是白忙么？怎对起各位宗师？——就说你要宰贼，到了河间，还怕少了给你宰的吗？那在乎这几个呢？你忙什么？”茅能听了这篇言语，顿时目定口呆，答话不出。

范广在旁听着不服，接声禀言道：“依您说，难道眼睁睁瞅着那一伙贼，硬放他逃走吗？这怕贼的名声，俺却不愿指。”钱迈正待解说，武全早接言道：“范大哥，这话不是这么说的。那厮们既是和我们同在一条路上走，一定是出塞探我们的消息去的。他能探咱们，咱们不能探他吗？何妨给他个‘依样画葫芦’呢。”聊昂在旁摇头道：“您又说这个，待俺们探着时，那厮们早到家了，俺们的事儿也全给他们探去了；俺们却连那厮们的毫毛也捞不着半茎。到那时才不探了呐！”钱迈忙答道：“不是这样说的。——您想：咱们马上给他个大白日拦路大杀，不见得能个个杀完。要是有一两个

逃走了，赶向他窠里去，一报讯，那么，咱们就算明告诉他：‘擎天寨的人都动身来了！’那厮们马上防备个周密，我们还去打什么呢？不是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！你想：能不能马上和那厮拦路明干？”

施威低头想了多时了，到这时才孱言道：“镇华山说的道理虽说是不错，可是咱们要是让郑天龙那厮在我们前头回到霞明观去，不是让那厮探得讯息去禀报了，好作准备吗？”钱迈才待解说给他听，文义已经接上了说道：“这不是钱二哥一个人的意思。一来我们决不能半路上没得师傅传谕，和人露面乱打；二来我们要干就干他个尽绝。这条路上站口不多，那厮们这时才打此地走过，今晚宿处一定在屯粮庄。咱们一面就此跟去，到夜里乘那厮们冷不防时下手。一面分人前后送信，让咱们前头孔虎头、白赤虹、魏狮子和咱们后头程豹子等各队同道，全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咱们那时着手给他个一网打尽。——即使有一两个逃脱了，反正前后都得信防备了，任他插翅也难飞脱。这可比拦在路上傻干的强。”茅能听了，双手一拍道：“这法儿不错！”钱迈笑答道：“我说有好法儿教给你，这可没冤你吧！”范广也笑道：“你们心眼儿真多，真会思忖，也真能拿主意！可是你们想的法儿，终是撇三扭四的不痛快。你瞧：正大光明、大刀阔斧地干不好，倒去爬墙挖壁，贼似的干去？”聊昂也笑道：“可不是吗！老是不干痛快事，一想法子，就得耽搁许多时候，这就叫‘用计’，你可明白？”说着，众人都笑起来。

一会儿，钱迈去叫店家拾掇了酒饭来，大家吃了个饱。刘勃、薛禄两人同时吃完，一同扔下筷子，同声嚷道：“这可该走了。”施威也道：“该趲上去了，再迟可要赶不到地

头。”文义等九人便去拾掇行囊、刀、马。没多时，都装扎好了，给过店饭钱，便各拉牲口，离了怀来，上路长行。两队合一，十八骑战马成阵奔驰，荡起一片尘云。各自骋轡飞驰，一心赶路，眨眼间已走了十多里路。施威等满心挂念着屯粮庄，不问马力怎样，一个劲儿猛趲。众人只得跟着他不停不歇，一口气，放长趟子，到跑了四十里才松缰缓行。许逵道：“这儿叫‘铁叉营’，再过去六里地，就是屯粮庄了。咱们还是径到那儿，还是就在这儿往下？”范广、薛禄齐声嚷道：“赶到地头去。”武全忙接言道：“不成，不能去。这一大伙人奔去，给那厮们瞥见了，事就得糟。”文义、钱迈都点头说：“这话有理。”施威愕然道：“你们准知道那厮们一定在屯粮庄吗？”钱迈答道：“歇定了，再去个人瞧瞧，不强似大伙儿跑去露像吗？”施威等听了这话，才点头停缰，下了牲口。

文义、钱迈当先去打店。一进路口，早有车店伙计装着笑脸儿迎上来，爷长爷短，一个劲儿邀着。文义说明有二十来个人，问过确在大屋子，才把牲口递给那伙计。那伙计接过缰来，直嚷直蹦的关照柜上，一面引文义进店。钱迈瞧明白了店门，便回头来引众人一同落店。到了店里，伙计卸下驮载，送过茶水，问了饭菜，自去拾掇。杜洁便起身道：“我上屯粮庄瞧瞧去。”众人齐声说“好！”

杜洁走后，众人一面拾掇，一面闲谈等待着。茅能等一班性急的人更是瞪着眼、翘着脸傻望。幸亏没多时，便见杜洁甩着大袖，飘然回来。范广、聊昂等连忙一窠蜂似的拥上去乱问。武全急拦道：“别忙，别忙。有话上屋子里说去，干吗呆在外头乱嚷！”众人这才觉着，便簇拥着杜洁到屋子

里来。茅能顺手嘞的把门推上，瞪着眼睛，伸长脖子，低声问道：“三哥！您快说，可瞧见那伙兔崽子？”杜洁点头答道：“瞧见的。”一伙莽英雄听这句话，便如拾得异宝一般，一齐心头石落，喜笑颜开。武全凑近杜洁身边问道：“那厮们是落店，还是在窟里？”杜洁摇头道：“那屋子不是店，却也不像是他们的窟。我刚到屯粮庄，一脚跨进那庄北墙门，便见那先时撞见九个中的一个。先在路上大阵人马里没听得明白，这时打单儿一瞧，却认得是白莲教里苏青元。这小子从前在河北路当恶花子头，如今是打扮得公子哥儿似的。那年在黄河边，为救一个孤客，我曾揍过他一顿。如今他不认识我，我却还瞧得出是他。既见着了这小子，我就料定那伙人一定在这庄子里。乘那小子买了些鸡肉等项回头时，悄地跟踪在后头，瞥见那小子转进一条小胡同处，向一扇白木门里蹇进去了。我还疑着这白木门里是那小子自个儿的私路径。在胡同口待了一会，又见个大丫头拉着许多牲口出来着，全都是那厮们的坐骑。这我才定了心，知道全在这屋里了。便围着那屋子周遭绕了个圈儿，仔细瞅去，这屋占地不大，且是十分破败，顺墙根里外都有大树，全没斩去，足见不是个窟。这屋子究竟是个什么所在，委实教我猜不透；人却敢保全在那里头，一点儿错不了。”施威接言道：“管他是个什么所在，反正杀进去了终会知道明白的，这时瞎费心思猜他则甚！”武全笑道：“这话不是这么讲的。这屋子是个什么所在，有时和事有很大的关连呐！施大哥，您忘了南京汉邸吗？要不是先知道是朱高煦的秘窟，冒冒失失冲进去，有不上大当的吗？”施威道：“这可不能和那比，俺从来不曾听说这地方，有那么厉害的秘窟。就让它有些鬼怪在里头，难

道咱们有这许多人还怕他不成！任什么巢子也得给它捣个精光，决甭顾虑许多。”茅能、薛禄等听了，齐声赞道：“着呀。”钱迈笑说道：“咱们固然不怕什么，可是也不十分大意，终不上人家的当就是了。”文义恐怕他们闲话多，走了风声，忙岔开道：“得啦，别尽坐着谈呐。天也夜了，众位也该拾掇拾掇了。”这句话却是人人听得高兴起劲，当即各各起身，整备暗器兵刃，换衣扎束，拾掇零碎，佩带应用物件，全都忙起来了。文义、施威俩一面拾掇自己的东西；一面提察众人该带的东西莫忘了。一霎时，都弄齐整了，便悄地出屋，觅个暗处，轻身越过矮围墙，如飞而去。

铁叉营到屯粮庄只得五里地。众好汉各展快腿，眨眼间，已瞅见前面黑森森大兽伏地似的大丛房屋，涌在一条黄漾漾的大路旁边。杜洁当先领路，轻声到了庄外。停步细听，静悄悄不见半点声息。文义便向施威低声说定：仍照原来两队分攻前后，免得走脱妖匪。施威便领着茅能等一共九人，绕向那小屋前面去。文义和钱迈相定了方向，便择那靠近围墙的大树缘上去，轻身跨在树枝上，树叶儿微微碎响。凝神细听，屋里没甚声响，也不见灯光。心中有些疑惑，忙招手招呼潘荣、杜洁等七人都上了墙头，仍不见屋里有一丝声息。钱迈心中大疑，恐防这屋里有什么尴尬情形，不肯贸然下去。文义便掏出一颗石子来扔下去问路。只听得秃的一声，确是掉在实地上。杜洁轻身翻到钱迈身边，低声道：“没甚紧要，下去吧。”钱迈也想着只有先下去探察明白的一法，却不想大家全下去。便道：“我和你先下去瞧一瞧。”

话未毕，猛听得底下屋里一声大喊，接着呛啷啷一片兵器相撞的声音。文义惊道：“前面已经干起来了，快下